朱子言論同異攷 地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三

論語

答石子重曰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工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工夫與集註不同學與習皆兼知行分屬知行未安學是求知求能底事習是熟其所知所能底事

學而時習章義剛錄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按行字意微偏易以爲字㝡好

答張敬夫論父在觀其志謂有二說前說觀父之志行後說觀子之志行謂當從前說與集註不同

呂子約問父在觀志章以父歿觀行與三年無改作一事說而先生答謂此說甚好與集註不同(下文再答以呂說爲非)

禮之用和爲貴章道夫錄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同體處下伯羽錄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是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按兩說不同當以伯羽錄爲正

伯羽錄附註砥錄曰發出來和無不中節便是處處敬按此錄恐誤發而中節謂之和則不可分發與中節爲二只消於中節處見得和與敬(品節不差是敬無所乖戾是和)

附註淳錄曰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
中節之和此錄亦未盡若以敬和分屬未發已發則
固如此錄但此章之言敬和雖有體用之分亦不可
分時節曰禮之用和爲貴則固有體用之分而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則又不可分時節
須見得敬中有和和中有敬嚴而泰是敬中有和和而節是和中有敬
未發處也有敬和已發處也有敬和
信近於義章輔錄問大人言不必信又如何曰大人
不拘小節與孟子集註不同
汪長孺問論語或問曰致敬於人欲其遠恥辱如此
則恭敬非其本心之自然答曰若說爲恭者本不求

遠恥辱則有子不必如此說按致敬於人自是吾心當然之則求遠恥辱而爲之似未免有所爲而爲之此與答南軒書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答江德功書欲安吾心然後由禮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云者不同矣或問又解因不失其親以爲因是二者則與今集註說不同盖此章或問與此問答恐是不得爲定論矣答范伯崇書同○又見下或問條

答張敬夫論因不失其親謂因上二者與集註不同

詩三百章道夫錄直卿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

曰然按直卿說有差而先生然之恐偶未察詩之言善者感發人之善心如藥之良者補人之眞元詩之言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如藥之毒者攻人之疢疾思無邪之語猶言身無病詩之用歸於使人思無邪如藥之用歸於使人身無病如是取諭方襯若如直卿說則思無邪裏面兼包善惡汚雜不潔矣何得言思無邪誠也

十五志學章子蒙錄曰志學是知立與不惑是行按不惑屬行與集註不同

答程允夫論色難以爲承順父母之色爲難與集註

不同
答張敬夫論先行其言以謝說爲好與或問不同
答方賓王論學而不思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
之正爲聞見之益而言與集註不同
答許順之論夫子責宰我對社之非與集註不同
觀過說以觀過爲是通論人過觀其兩下偏處一厚
一薄一愛一忍之間認取仁之道此與集註說不同
而又引勿忘勿助鳶飛魚躍之說爲證則尤似過高
矣夫子之意只謂人之過有過於厚過於愛者有過
於薄過於忍者厚與愛是近仁觀此近仁可知仁之

爲道薄與忍是不仁觀此不仁亦可知仁之爲道云

爾恐未有中間認取之意也又見續集答蔡季通書

答蔡季通曰觀過當以觀字爲重觀處用力則天理

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著矣與集註不

同定論又見答季通書○觀過說謂觀於二人之過認取仁道於其間者又是一說而與集註不同先生於此說盖亦三易其說矣

程允夫問放於利而行多怨利於己必害於人利於

人必害於己害於己則我怨害於人則人怨按我怨

之說與集註不同而先生答謂得之我怨之說雖非

經文之意於義亦通而其下云云爲說甚好故槩許

之先生於人之問雖失文義意有可取則稱其好者亦多有之矣（觀上文所答愼言其餘父在觀志二章之說可見矣）

一貫章卓錄曰不是一本處難認是萬殊處難認按此說盖謂一本處認得只在萬殊處認得過旣認得萬殊則不患不認得一本也其用力都只在萬殊處不在一本處而萬殊處義理至賾精粗巨細千變萬化不可窮竟故曰一本處非難認而萬殊處是難認也若以其入道階級而言則一本之認得乃在物格知至萬理融徹會極歸極之時矣豈不是難認若顏子之見卓爾曾子之聞一貫到這裏方可謂認得而

此皆在旣竭吾才隨事精察之後則又烏可易言哉其無顏曾資質之美用力之久而自謂認得者皆妄也然世之學者類皆於分殊處不能精察辨認而喜言一理是雖終日言之實不知其爲何物事也有見於分殊而未及乎一本者有之顏曾之在未見卓爾未聞一貫之前是也無見於分殊而能見乎一本者決無之莊釋之言道與性是也故隨事察理者縱未及乎貫通猶不失其儒家之舊不能隨事察理辨其同異而遽欲以一理包之者未有不陷於異端之學矣故先生作延平行狀記其言曰講學切在深潛縝

密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又自言其分殊之難如此錄者非眞謂一本易見於分殊也盖以救學者之弊而指其用力之處也其指豈不深哉延平先生又言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語類孟子仁之實章節錄云某只怕便說理一語孟綱領僴錄云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答范直閣論曾子忠恕之說曰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與集註不同集註之意又見答都昌縣學諸生書

答程允夫論又敬不違以爲從父之令與集註不同

答林子玉論德不孤以爲盛德之意與集註不同

子謂子賤章南升錄曰聖人以子賤爲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若言子賤爲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按此說與集註說不同集註曰子賤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此君子集註以成德釋之則恐不可謂大槩說蓋集註以夫子所稱二子之語爲一時說而二子成德未必皆在一時則子賤成德之時子貢未及至於不器故夫子之言如是若子貢在於性與天道得聞

之後則夫子之言恐不如是矣且以論語所記觀之則夫子一貫之指曾子以外獨以告之子貢而子賤不與焉則二子所造淺深亦可見矣何但子賤不能強似子貢而已子語子貢一貫章集註曰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顔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當以此爲正夫子之稱二子乃在一時而一則謂之君子一則謂之器則其謂君子以不器而言明矣若以子賤之不能強似子貢而謂非不器之君子以子貢之一稱以器而謂其平生所就止此則恐非夫子之本意而聖門成德之士亦恐不如是之步也

孟武伯問三子仁章僴錄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

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盖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按以顔子三月不違仁餘子日月至焉之說推之此說恐未爲至當日月至焉者雖非全體之仁方其至焉之時亦不可不謂之仁但不能久耳若必是全體然後謂之仁則顔子猶未免於三月之後有違仁之時矣此於全體不能無一毫虧缺者則當其不違之時亦可不謂之仁耶仁有全體

此云全體以人之體仁者而言之仁有一段之仁全體之仁天理渾
然純亦不已是也一段之仁只有一息之存一念之
善亦可謂之仁也方其存也莫非全體此云全體只以仁之體段
而言及其善端之發見亦莫非全體之呈露也此所謂
切問近思仁在其中惻隱之心仁之端者也唯其如
是故仁不外於此心而欲之則斯至者也然者以人
分上言之則非全體此仁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仁之
名不可以其有一息之存一事之仁遽許其爲仁人
也此三子所以當不得仁字者也若遂因此而謂三
子者平生更無一事能造乎仁之域則亦恐論仁過

高而反使學者自阻於求仁也此說殊與日月至焉

註說不同日月至焉註曰能造其域謂能造乎仁之域也此恐是記錄之誤

也先生又嘗曰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

答張敬夫論無施勞以舊說爲主以張說爲亦通集註以張說爲主而兼取舊說

哀公問弟子章人傑錄曰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按下句無可疑上句却可疑謂聖人無過則可矣謂聖人無怒則過矣聖人之有怒不遷與顏子同但其不遷有自然與著力之別耳聖人之怒自不遷無迹可尋故不遷亦不須言謂之不

遷則疑於其遷也此顔子之不及聖人一間也程子書門淳錄問聖人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云云大全答曾無疑書曰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爲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云云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爲僞耳云云

答程允夫曰仁固難爲之則無難按以上句準之固難下當有爲然二字

答余占之曰井有仁焉謂赴井以救人爲仁耳與集註不同

答汪尚書書以老彭爲老聃與集註不同其論謝氏亦與後來之論不同此以謝氏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謂可見其用力處而論語或問此章以此說爲

誤則其前後之見不同可見矣謝氏之學過高不實流於異學故先生於程門諸賢始則最尊謝氏終焉甚不滿意而屢加譏評其見於論語或問者尤詳矣於此亦見先生入道始終之變矣

答張敬夫論何有於我哉以爲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與集註不同定論又見答張書

答張敬夫論哭則不歌又取范氏說與集註或問不同若如此書之說不但哭則不歌亦當歌則不哭矣

趙恭父問惟我與爾之與是訓同則誰與吾不與之與是訓許答曰與字恐難作兩般說按三與字只是

一般意皆與孟子善與人同之與義同與字雖不可
直解同同之義實包在其中故集註解則誰與之意
以爲必與己同

李堯卿問耳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而言況所謂
憤耶答曰此說得之按憤樂之樂是逐事上說與樂
在其中之樂言終身之樂者不同故云不可得而言
耳若終身之樂則豈有不可言之時也有未得之憤
故斯有已得之樂聖人耳順從心之年不可言有未
得者則憤與樂皆不可言矣

若聖與仁章明作錄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

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按三月不違仁日月至焉者不可謂聖而方其不違與至焉之時亦謂之仁此聖與仁之不同也然及其大而化之亦非有加於仁之道矣此又聖與仁之不可分也若斷自未化而謂之仁則是聖與仁有上下之定分而仁不得爲極至之理矣此錄所記恐或有差耳博施濟衆章集註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語意至到當以此爲正

答張敬夫論所貴乎道者三與集註不同又見答連嵩卿石子重林擇之呂子約江德功沈叔晦李守約書及雜著中說

答歐陽希遜問目論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曾子之
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
彼緩爾亦未說到不免不思處按先生論此甚多而
皆以明道說爲主以爲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答江
德功書獨此書與集註說同蓋定論也然先生前說旣
多而集註又兼取程子說故讀者猶或有誤認集註
之正意者觀此書可見其定論之所在矣前說見於
南軒問答而南軒之亾在於黨事前希遜再問之答
有豈以時論少變之語則希遜問答乃在黨事後矣
據此亦可定其初晚之分矣語類本章僩錄二段皆以工夫言下段俱載前

後說及改從今說之意甚詳○定論又見答李守約書

李守約問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按以先生所答嘗執賤事及或問盖嘗執御之說觀之則當字盖是嘗字之誤且守約以當執將執爲眞執設辭之辨而當與將未見其有異義則當字當作嘗字無疑矣此章尹說卽程說之意也或問以程說爲微著黨人之不知已此答又以尹說爲顯其所稱之失而其意從將字上推出來故集註初本改下嘗字以爲眞執之辭然詳味夫子之言則盖是假設之辭非眞執之語也雖是設辭亦未見其有顯人失之意盖黨

人雖不知聖人而其所稱無所成名之大實非聖不能當也故夫子不欲承當而乃欲以一藝成名自當又欲執其最下者盖其謙而又謙之辭也非爲人之不知已而顯其失也故集註後本一以設辭解之如尹說而嘗字改從將字此書之答盖在集註未定之前矣

答曾光祖論絶四以意作思字說與集註不同

回非助我章祖道錄曰李先生云顔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按集註不用此說

答程允夫問論篤之說以爲得之與集註不同允夫問篤實也學當論其實論其實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云云

甘吉甫問集註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如何答曰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註中若無此句即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按今集註無此一句蓋終以爲未安而改之也且以聖賢事業爲偶然者似亦過之聖賢之於事業謂先有安排等待之心則固不可而謂全無其志而偶然成就則是殆以聖賢爲

漠然無心者矣恐亦未必如是也所謂事業者卽行道濟時之事也聖賢之於行道濟時未嘗不以爲急以孔孟之事觀之則可見矣盖達而兼善天下是聖賢之事也竆而獨善特其所遇之不幸豈其所欲哉夫旣不得於時則於其所獨善者亦自樂而終其身此則聖賢之心無入不自得者而若其平生之心則其始本不在於此也曾點言志亦有彛善之意而不在於獨善聖賢本心此益可見矣先生此論恐是一時遣辭之快而非其定論也張無垢中庸解辨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其受命乃不期而自至耳受命與事業不同受命固非可期者而事業則不可謂全無所期伊尹之將應聘

已先有堯舜君民之志而後來事業只是成就此志則恐亦難謂偶然耳

顔淵問仁章論克己復禮以爲克己則禮自復又以爲克己了又須著復禮兩說皆屢言之然以集註考之當以前說爲正且夫子本語非禮卽所謂己也勿者卽所以克之也但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不復言視聽言動必以禮則克己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可見矣又言釋氏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見南升錄此盖以釋氏於耳目口鼻之欲皆能屛去視聽言動却不能循理故謂之云爾釋氏雖於物欲能克之元初發心本爲惜生怕死則其爲學只是自

私自利安得謂眞能克已也又豈有眞能克已而不能復禮者耶其不能循理處卽是不能克已此等處皆當活看

學蒙錄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接氣稟人我之私亦皆於視聽言動上發在而其克之亦只就視聽言動上克之視聽言動摠舉一身所應接而言則未見其有偏重處之意三者恐無多少之分

石子重問伊川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

有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過猶不及只要恰好按先生所答克己中庸之說詳矣而中庸之與有事勿正不同所答不詳學者驟看難曉盖中庸是義理恰好處有事勿正是工夫恰好處有事勿正之間天理流行此卽是中庸之理如此言之則可矣而子重乃以工夫節度認爲義理實體故先生以爲不同先生說中明道字恐是伊川字之誤

石子重問先生所作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以仁歸之後本云天下無不在吾生物氣象之中先後意思當如何說答曰當以後說爲定集註復

從前說克齋記定本亦刪此段定論又見答范伯崇連嵩卿楊子順曾擇之書

仲弓問仁章祖道錄論顏子不貳過曰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一箇邊又添一箇此之謂貳按此與集註說不同集註曰過於前者不復於後此卽一二之義非添益之謂也且作長貳之貳則於顏子分上大有所未盡若作一二之二則前過旣克而後又不再矣是多少直截灑脫若作長貳之貳則貳雖不添長固自在此於過者殊無克去之意但不添益之耳此豈克己之學而於顏子分上亦豈有粘着滯

畱之過耶此恐是一時偶及之言非定論也
石子重問出門使民就體上說不欲勿施就用上說無怨就效上說答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云云按子重擇之之說各是一義不可相廢擇之執此疑彼固誤矣而先生所答亦欠詳說蓋以敬恕之分言之則出門使民爲體而不欲勿施爲用以動靜之分言之則出門使民敬之發於事者爲用而未出門使民時敬之主於中者爲體矣
程允夫問言顧行行顧言引中庸力行近仁論語答司馬牛問仁之說以質之答曰答司馬牛之意更空

思之按先生此說非專爲允夫所問而答之也盖以警允夫之病也允夫所問往往有不深致思而率然發問者盖易於言者也故先生以是警之

答范伯崇曰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又曰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當權輕重而處之語類（論語夫子爲衛君章燾錄）曰胡文定公云輒去而從父則衛之臣子當輔輒以拒蒯聵則是錯了後來胡致堂却說立郢爲是乃是捄文定前說之錯按爲臣者挾子之賢以拒父固不可而爲子者挾國人之從己

以拒父尤不可輒之賢不賢衛之臣子所不當論而輒之所處亦一逃字外更無他道理矣此當以語類爲定伯崇書末端曰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先生此論蓋已盡之矣

答張敬夫論夫子自道與集註不同

答劉韜仲問目曰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按二者同異之辨見於或問解侯氏之說矣或問曰殺身以成仁者非以仁致死也理在當死必死然後爲仁故君子不欲生以害仁而甘心赴死以成其

德非以爲仁之故陷於死地乃不得已而就死也

劉韶仲問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仁答曰更思之按四箇都是仁

劉韶仲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云云答曰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己心之所欲今乃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請更推之按豪强姦慝贓吏小人之事皆是己心之所不欲故於人之如此者亦必惡之而排擊按退之是亦如其心以待人矣豪强姦慝贓吏小人己惡之人亦惡之故排擊按退以去人害是亦如其心以施於人也如此說亦得

潘恭叔問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註謂伊尹太公之

流可當之顏子則云亦庶乎此疑若於顏子少貶答
曰誠有如此論者更俟詳之集註仍舊說恐未及改
之按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子既許之如此則集註之說誠若有未安者當以此問答爲正○更按伊尹太公隱居行義俱見於行故謂之可當顏子之行義未見於行則只得謂之庶乎云爾集註仍舊恐有此意耳

答劉韶仲問目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
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按告之以無言乃
所以深曉之

答趙恭父論論語分章曰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
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冉求各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

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爲二乃佳按集註分章雖一依古本而其當析之義當以此書爲正

中庸

論中庸戒懼或以統動靜爲言見答呂子約書或以專屬靜一邊見答胡季隨書蓋子思之言戒懼乃在不覩不聞之時不覩不聞卽未發時也戒懼之屬靜固子思之正意也然不覩不聞之時猶且戒懼則其於有覩有聞之時戒懼者又可見矣此子思言外之意而戒懼之所以爲統體工夫者也故朱子嘗兩言之而於章句則

合二說而釋之曰常存敬畏曰旣常戒懼此則以統體言之曰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此則專屬之靜矣不以統體言之則戒懼之功有所闕遺矣不以專屬靜工夫而與愼獨動工夫對言則天命率性中和位育所以存省推致之功皆無段落而條理不明矣後人多主一說而棄其一說恐於朱子之意未能通知矣（分言又見答石子重書）

張無垢中庸解辨曰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愼恐懼則旣發矣與章句不同

張無垢中庸解辨曰未能知天何所戒懼按此語恐未安戒懼之功自始學以至於爲聖人不可一日而廢也未知天之前無所事於戒懼則未知天之前固將任其怠忽放肆耶此辨之作在於丙戌以前則此段所論幷前段以戒懼爲旣發之語蓋皆初年未定之論也

答張敬夫論中庸謹獨曰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答石子重曰愼獨須貫動靜做工夫與章句不同初說叉見答林擇之書及雜著中庸首章說

答林擇之曰唯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

可致又曰先言愼獨然後及中和又曰致與位字非
聖人不能言答呂子約曰上四句分別中和只是說
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工夫
處而唯聖人爲能盡之按二書之說若有不同而實
相通爲一林書自上二節說起以及中和故以上二
節爲做工夫處而中和爲成就處呂書自中和說起
以及下一節故以中和爲說道理地頭而下面致中
和一句爲做工夫處其以致字爲聖人之事則又皆
同矣蓋通四節而觀之則上二節是說致中和工夫
中一節是說中和名目下一節是說致中和極功故

或自上說起以及中或自中說起以及下唯觀其所從說之如何而其義則未嘗不通矣但林書以戒懼謹獨合爲一事而言是則初年未定之說耳

論中和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未發者常行乎已發者初說也以事物未接之時思慮未萌者爲未發事物旣交之後思慮已動者爲已發未發爲性之分已發爲情之分心則貫乎未發已發而主乎性情者後說也見大全

答何叔京曰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按心性體用統而言之固是渾然一致不可二而觀之然渾

然之中界限分別未嘗無之矣此書之指只主渾然
而全無分別則似是中和舊說之意也
答張敬夫論中和大化之中自有安宅一書指義不
明其書上下俱言前說之非則似是改正後書舊說中亦多言與前見不同此書亦其例耳而大化云云之說亦未見其與後
說同且其一書之中卒未有明淨的確之論則又似
只是舊說而原書中㝡無可據而決之者按答石子
重書復論前時大化安宅之說石書亦無明白之論而其書首
言去秋之中走長沙幾月幾日還家末又言忽有編
摩之命考年譜丁亥八月如長沙訪南軒論中庸之

義三日夜而不合十一月除樞密院編修十二月至
自長沙據此則石書蓋在還自長沙之時而是時中
和之說猶未改也大化安宅之書又在石書之前則
其爲舊說無可疑矣又按中和舊說序是說之改定
乃在於巳丑春則其前所論中和之書皆其舊說耳石書中又有鳶飛魚躍觸處洞然之語而亦舊說中語也○先生與南軒論中和凡七書起頭人自有生爲第一書前書所扣爲第二書誨諭曲折爲第三書前書所稟爲第四書中字之說爲第五書在中之義爲第六書諸說例蒙印可爲第七書第四以上舊說也第五以下後說也
答林擇之曰季通兩日儘得講論又曰兩日思之疑
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

得未甚穩當云云按中和舊說序曰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云云據此則所答擇之書蓋是與季通講論改正舊說時所作而爲改正後第一說也舊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者謂其性爲道而具於心心爲器而涵此性舊說亦無差也但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而未發已發同時共位渾然無分段時節爲頓放得未穩也不可謂性不可謂心者非謂未發不是性而已發不是心也蓋謂未發當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謂之性則未見其爲中也已發當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謂之心則心不專於

已發云也盖以前日未發爲性已發爲心之說爲非而改正之故其說如此也讀者當活看得之謂之性則未見其爲中也渾然無分段時節先生答南軒書中語○中庸章句未發則性也語類程子書門淳錄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未穩林書雖與此不同意自有在不可遽以爲非也

已發未發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中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盖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又曰

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又曰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答胡廣仲書曰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某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又答方賓王書曰人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不但赤子爲然而赤子之心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得專指爲未發也又與湖南諸公論中和

書曰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黙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覆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按先生此論皆在中和說改正之初而略有不同如此日月先後今無可攷只以義理推之則恐當以胡方書湖南書爲正

更攷湖南書全取未發說首尾所論合爲一篇檃栝成書而辭理精確加於本說當此之下又去心體流

行之語則湖南書之爲後出可知而未發說湖南書
皆以無過不及幷屬未發而廣仲書獨以無過不及
爲說未發之中不著則廣仲書之爲最後又無疑矣
賓王書書首有南軒文集編次之語而是集之編次
在南軒亾後（見文集序）則其爲晩年書九分曉耳
又按程子所謂中不可謂性者盖謂性是理之實體
中是性之狀德性固中而直以中爲性則不可如天
地方圓而不可遂以方圓爲天地也非謂中是心體
流行處故不可謂性也其謂赤子之心巳發者盖謂
孟子之言大人心指其通達萬變而言赤子心指其

純一無僞而言而通達萬變純一無僞者皆於發處
見之故孟子之言大人心赤子心皆是已發云爾非
謂大人之心赤子之心只有已發而無未發也其謂
善觀者却於已發處觀之者蓋謂未發之體不可尋
覓唯於發處觀之則可以默識未發之所具如孟子
之言性善亦不過於發處指示耳非欲其察其端倪
致其擴充而使之觀也其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者
亦謂孟子之言大人心赤子心皆指已發云爾而凡
言二字做病故旋自以爲未當初非指心體流行處
而言也程子之指大槩如是而先生於此所釋未免

皆失此盖驟正舊說之失猶未免滯於舊見而時或
帶累於語脉間耳論性答藁後記所謂此篇出於論
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屢年之失其向背出入
之際猶有未服習者盖實語耳後有胡方湖南數書
旣一一追正其失則今不當更以此爲正耳但胡書
以前言中和爲體用自以爲失者恐於程子之言或
不免太泥耳體用字是虛位與性情字不同中和直
以爲性情則不可而以爲體用恐無不可性之言中
和與心之言寂感道之言費隱一般語也寂感費隱
皆以體用言則中和何獨不可以體用言也中庸致

中和註以一體一用言之則先生盖亦終以體用言之也（性之未發爲中已發爲和分言則爲性情而統言則只是性也）

中庸首章文蔚錄曰人說中亦只是大綱如此說比之大段不中者亦可謂之中非能極其中如人射箭期於中紅心射在貼上亦可謂中終不若他射中紅心者至如和亦有大綱喚做和者比之大段乖戾者謂之和則可非能極其和且如喜怒合喜三分自家喜了四分合怒三分自家怒了四分便非和矣按先生此說非謂中和眞有是等分之不同也盖以言人之麤說中和非中和之極以發中庸之指也觀其下

旋論喜怒之說則其意可見而論和如此則其論中又可知矣或執此說以爲未發之中眞有十分中八九分中之異說三淵說則是將以天下之大本謂不能一而不免有汚雜之患矣豈不誤哉喜怒過一分不得爲和則不及一分者亦不得爲和而中亦如是一分有偏倚不得爲中矣此方是中庸之指也

李時可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謂得位以行之者以事言不得位以行之者以理言而先生不非之蓋不得位以行之者修之於一身而一身之天地位萬物育行之於一家而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非全無事也但其所謂天地萬物特以其象而言耳非眞有

上天下地之天地林林總總之萬物故云以理言之
耳

答李時可曰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
推以及人按所謂些小本領卽指致中而言其理至
微工夫至約故謂之些小卽退藏於密之意非粗略
茍簡之謂也

論未發以復卦當之者見於答南軒書及論性答稾
後記以坤卦當之者見於中庸或問及答呂子約書
論性後記作於壬辰而答南軒書又在其前中庸或
問在章句旣成之後而答呂書又在或問成後或問

及答呂書不但以坤卦當之而又皆明言復卦當之之非矣答呂書蓋是論或問未發之說其再答曰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空以何卦爲未發耶據此則尤見坤復二卦幷當未發之爲非矣○答胡季隨書以程子復艮說爲未盡而其書在辛亥陳君舉書往復時矣

答張敬夫曰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先生此時以復之一陽已動當未發故下端字端字與孟子四端字同而意近謂之端則似已有端緒端倪之可見者端字下得恐未安不若下根字機字之爲得太極圖說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註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動之根之機則無嫌於已動

而亦不失爲靜中之動矣答胡廣仲書曰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

陳安卿問以寤之神運屬復卦寐之神蟄屬坤卦答曰得之按以人之寤寐對言則寤屬復而寐屬坤以心之未發已發對言則未發屬坤而已發屬復兩說各有所主不可相妨但不可於寐與未發處兼用坤復則同耳寤之有思無思分屬復坤則寐之有夢無夢分屬坤復亦可矣

陳安卿問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答曰此說得之按安卿以復當未發非是而此是全說論仁中帶過之語故答謂得之者蓋許

其全說之得而未暇勘别此一句之誤也安卿後問以先生復卦贊生意闖然有茁其萌之語爲未發時事而先生答謂正指初發處云則復當未發之非蓋於此而辨之矣

陳安卿問靜中知覺伊川以復言之乃其未發者也然先生復卦贊曰生意闖然具此全美闖字後改作藹字又曰有茁其萌有惻其隱又似有生意何也答曰茁萌惻隱却是正指初發處按安卿幷舉未發已發爲問而先生答之只指言初發處不復以未發爲言如前日之說則此盖定論也然程子雖言靜中之知覺認

得過重以爲已動故以復言之其意本非以未發言之也安卿錯認爲說而先生不之辨恐偶未察耳安卿以闖然茁萌謂與伊川說無異而屬之未發先生答之以正指初發處則只此一言辨之無遺矣〇又按安卿此問以復當未發而先生所答以當其初發處則盖以安卿之說爲非也語類安卿所錄數條與此問同則其誤錄無疑耳

陳安卿問未發之前靜中有動意否答曰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按此處不但有動之理亦有動之機知覺不昧然謂有動之理則可而謂理已動則不可謂有動之機則可而謂機已動則不可意是機之已動而理之已形者故曰不是

答徐彥章曰未發之前萬理皆具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按虛中之實一句無可疑靜中之動一句却難看若以未發爲靜而萬理爲動則理不可以動言亦非偏於動之物也此云動者卽謂動之理也非謂動是理蓋未發之前謂有動之理則可太極渾然之體是也謂有動之機則可知覺不昧之氣是也理不自會動靜乘氣而動靜故先生言靜中之動每以氣言未發復坤之說是也此云動者亦以氣言則固無可疑矣但其語承上萬理字說來則蓋以理言而直下動字易致爭端學者當活看得之通書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註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其言動靜皆以理言故不害云動中之靜靜中之動此書所言靜卽指未發之前而以其中之理爲動則是理專屬動而且有嫌於作用矣故動字必作動之理看方無此疑矣陳安卿問目中先生說曰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據此則此所謂靜中之動亦指動之理而言者可見矣

答嚴時亨曰人生而靜卽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不可謂之性纔謂之性則此理便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也語類曰未發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論語不可以久處約章賀孫錄前說以氣

稟本色而言也雖在未發時其氣稟本色淸濁美惡未嘗不自在而兼氣言性有萬不齊(氣質之性)此則聖凡不同矣後說以未發氣象而言也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虛明物欲不生而性之本體卓然自在(未發之中)此則聖凡無異也兩說各有所指不可以此妨彼也(語類)

(氣質門當錄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性亦皆在其中至於喜怒哀樂却只是情所謂渾然即未發之中而又謂氣質之性亦在其中據此則前二說之異同可見其意矣)

語類以未發爲有塊然汨亂之時(中庸首章門端蒙錄曰其未發時塊然如頑石程子書門寓錄曰衆人未發時已自汨亂了)答林擇之曰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語類

泛論思慮之未發也林書極論未發界至十分盡頭
處也中庸所謂未發是也蓋泛論未發則思慮未發
亦可謂未發而不知主敬則不免有昏昧錯雜之患
矣若極論未發十分盡頭處則思慮未發之時昏昧
錯雜者乃是昏氣用事亦不可謂未發也必其氣一
於靜湛然虛明無一毫昏昧之雜然後方可謂未發
也先生論未發本自有淺深之不同固不可以一是
一非也然若論未發眞體則當以後說爲正其答徐
彥章書厮役亦有未發云者考其全文亦指未汨底
未發蓋舉厮役平生而言之則亦必有未發之時與

聖人同者矣答許景陽書論未發之中亦謂衆人有之答胡廣仲書亦同

論語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賀孫錄曰未發時自著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農巖甚主此說按下句無可議上句却可疑克復章僩錄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又曰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懞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勇

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孟子夜氣章廣錄曰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是得答胡廣仲曰性靜者雖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聵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亾而已矣據後所論則前說恐未得爲定論蓋人平居不能莊敬涵養則不能未發矣雖或有未發矣而又不知敬以持養則旋復汨亂矣此其無時不著工夫也然前說之意恐亦只謂未發之時不得大段著工夫如動時省察克治之爲云爾非謂全不著工也而記者或過其本意耳答萬正淳論中庸戒愼恐懼以爲聖人亦有戒懼之心但有成德初學之不同○答胡季隨書曰夫

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本謂不可於此揆討尋究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答或人書曰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又見孟子易牛章或問及答方伯謨書

論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既曰有偏曰有病又以爲有箇覺處不似別人見語類羅氏門人門賀孫淳錄其抑揚之意有不敢知又論此曰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見程子書門可學錄此一語庶見先生之意蓋謂延平用功則是得其道而不流於空學者若不能會得延平之意只依他言語做去則爲不得其道而流於空耳然則其許以有箇覺處是就延平分上說其曰有偏有

病者是爲學者設戒也蓋延平用功乃於静中時時提省略略照顧認得未發時氣象爲如何方其認得時固是已發所謂看所謂驗所謂體認皆是已發也纔認得過便即放下旋又爲未發矣其初固如是待到熟時自有覺處又不待於動心體認也雖不待動心體認既有覺處則又是已發若不如此是終身未發而不知其未發殆與行不著習不察者同矣蓋於大本氣象見得分明則存得愈熟此延平之學所以有得於大本而不流於異學者也學者不知此意而只依他言語用功認來認去不肯放下則是終身求未發而未發不可得見其終日静坐既

淪於坐禪入定而所謂求中又與溫公之一中字大學之四有所同其爲係累矣此先生所以謂不得其道則流於空者也然延平之說終是易差假使終日未發其體認時不過一再時過此則成病矣且在初學元不知未發者可如此用功工夫稍熟者又不待如此矣此程子所以只道敬字答梁文叔書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答呂士瞻書又與此同○答方賓王書曰延平行狀中語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雜著丙申所記記疑曰蓋曰靜觀則固爲已發此當爲定論○答何叔京書與行狀中語同而叔京死在乙未則其書蓋在記疑之前矣

中庸或問論呂氏求中之說又與記疑說同

答許景陽論未發之中曰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按理字上言清字前未有之蓋本於明道以性之善比水之清也（孟子性善本於繼善之說子思未發之中本於降衷之說大學明德本於明命之說清之以言理前言無之先生於此雖一言之而後不再見則恐或出於一時之偶言也不然則當是因論明道說而言之耳○此書謂衆人亦有未發之中與胡廣仲徐彥章書同）

答張敬夫書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俱屬未發已發與章句或問不同（雜著已發未發說同此書）

胡季隨問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率性之謂道也答曰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與章句不同（章句

曰達道者循性之謂

仁義禮智門煇錄曰誠中庸皆已發之理此錄可疑三者皆當兼未發已發言

子路遇丈人章或問以素隱爲無德而隱無故而隱韜仲舉此爲問而答說無所改於前蓋仍舊說也學者當詳之

續集答黃直卿論中庸素隱仍舊本作素隱此書言伯豐前冬死而伯豐死在丁巳則此書當爲戊午作矣素隱改作索隱蓋在此後而或問載改定之說則或問定本又在其後矣此書言伯豐之死以去冬云而戊午所答黃子耕書蔪間

伯豐之死而傷悼之則其死當在丁巳冬而此書爲戊午作矣此書中又論子約未
發之辨續集先生又與直卿書言子約之亾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云云則子約
之死少先於季通而按年譜季通之死在戊午大全先生答子約有戊午二月五日書則子約之死當在
戊午二月以後八月以前矣而答孫敬甫論知覺自欺之書又在
子約死後則未發坤卦知覺自欺之說可見其爲最
後定論矣
答范伯崇書以聖人所不知爲隱與章句不同
答林擇之曰云云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
此而莫能破也按此微字卽微小之微乃是代下語
小小字與下顯微微字不同若作顯微之微則道之

至微不專在於造端處而天下之莫能破者又豈爲隱微而然哉莫能載莫能破皆是費而又莫非至隱之所在若以莫能載爲費莫能破爲隱則誤矣

呂子約說體物不可遺之義以物與體物者分爲形而上下先生答謂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此以物與鬼神分屬形而上下又以鬼神與德分屬理氣皆與章句或問不同下文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

答呂伯恭書以生知安行屬仁與章句不同

答林擇之曰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本智二字當互

與王龜齡書以溫故知新幷屬德性敦厚崇禮幷屬
問學與章句不同

潘謙之問中庸動而世爲天下道世猶言世上也答
曰得之按此世字與百世世字同若作世上之世則
與天下字相重矣潘說非是而答謂得之恐是答他
說之得而偶失勘別也

萬正淳問目以知遠知風屬戒懼以知微屬謹獨答
得之與章句不同

周舜弼中庸問目以形而上下分屬道之費隱而先
生答以只是如此豈偶未察其失耶抑先生此時所

見亦如此耶未敢知耳

答呂伯恭書有庸學詳說一書似是或問草本也明人黃仲昭所撰語孟或問跋語以詳說爲集註初本似是有據而其攷證要義訓蒙集義之作本末先後皆失其實則此亦未知其必然矣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三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四

孟子

語孟綱領力行錄曰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入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按此與性善章集註不同恐當以此說爲正答董叔重書與此說同答吳伯豐書以集註爲失

答江元適曰孟子告齊宣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按

孟子之言盖謂物必權度然後知輕重長短心之有輕重長短亦必權度而後知故曰物皆然心爲甚盖輕重長短之則天然自有而具於心者仁也而權之度之所以求得夫此也此則求仁之方也輕重長短之施各有定分而不可易者義也而權之度之所以精之乎此也此則精義之本也卽上之所謂二者初未嘗相離者也

答何叔京論孟子養氣説以必有事焉爲敬與集註不同（養氣章意不及敬字又見答呂子約張敬之楊子順林德久書○此說又見下語類本章方錄）

連嵩卿問配義與道不言仁先生但答以熟看其文

仔細思索不復說破其所疑先生之意盖以爲熟看思索則不待問而可知云也今且以意推之盖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故養氣之道惟在於事事合宜無所媿歉此所以言義而不言仁也仁義本只一理也而存諸心之謂仁措諸事之謂義養氣只從行事上說故雖只以義言以其措諸事者存之心則又却只是仁也豈有二道哉然孟子之言氣浩氣就氣之流行處言夜氣就氣之存主處言夜氣之所存卽是仁之爲體浩氣之所行卽是義之爲用也合二章而觀之然後氣之動靜道之體用

全矣此孟子所以旣說浩氣而又說夜氣也然夜氣章以良心爲主而夜氣爲存心之地浩氣章以浩氣爲主而集義爲養氣之方二章所主不同故其用功
敬義亦各不同矣

答張敬夫論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與集註不同

養氣章胡泳錄曰某直敢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有那氣質昏濁頹塌之氣方是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須別說按此錄與集註本自浩然失養故餒之說不同所謂人生時只有昏濁頹塌之

氣云者尤似非先生之言當以集註爲正

方錄曰養氣二項敬以直內小註必有事義以方外小註集義按集註以有事集義爲一事此以有事集義分屬敬義與集註不同且程門以必有事焉一句借轉作持敬工夫自是別事非孟子本意也答呂子約書曰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此自程子門庭工夫因此說出來耳○此說又見上答何叔京書

卓錄曰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按此又以集義有事分作兩事其說雖與前錄不同恐亦有誤譬諭亦未甚襯貼氣爲丹頭則集義當爲火法集義爲丹頭則勿忘勿助當爲火法盖集義

是養氣之功勿忘勿助又是集義之節度也
壽錄曰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便問養氣某向來只以爲是他承上文方論氣而問今看得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盖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按此與集註說不同而先生旣以承上文爲不然則固當以此說爲正然承上文之說恐亦不可全廢論孟集註或問成於淳熙丁酉壽錄是己未所聞當以語錄爲正

四端章文蔚錄問知皆擴而充之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正爲不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

淳錄曰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充與茍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眞能徒地充按集註用後說之意

答吳伯豐書伯豐問目曰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攷精義則此非明道語乃伊川語也信本無下又有在字伯豐所問主意乃在在孟子則是氣之說而先生只答四端不言信之意於孟子是氣之說則無所答何也豈孟子是氣氣字本非氣字而伯豐承訛問之故先生不答之

耶若是氣字則不成義理氣字恐是性字之誤盖謂
信是性善之全體故不言信云也
方子錄曰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又曰日間
一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按孟子明夫性之善
故專言善一邊先生道其情之全故兼言正不正詳見
四七辨
性善章可學錄曰未發是性已發是善按以性與善
分屬動靜恐是誤錄答胡伯逢書論知言此說之非
答范伯崇論孟子亘室以爲吾之一家與集註不同
淳于髡曰章僩錄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

以手之權微不同否答曰云云按答說以輕重淺深說兩權字恐或記錄有失執中無權之權只是義字子思所謂時措之宜是也此權字合經權而言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是對經之權但有偏全之不同恐未可以輕重淺深爲言耳

仁之實章柄錄問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爲而不歸之義何也答曰云云按答說未甚明了恐是記錄未盡得其意仁義二者或有就一事而幷言者或有舉兩事而對言者就一事而幷言則事親從兄皆仁也其事親從

兄下本無事字

兄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仁人心義人路之謂是也擧兩事而對言則事親屬愛愛自是仁從兄屬敬敬自是義此章之指是也聖賢言語但觀其指歸所在如何不可解一說復引一說攙合滾同說也

君子深造道章可學錄問道是進爲之方曰此句未甚安却只是循道以進耳道字在上按此與集註說不同當以集註爲正

答林擇之論金聲玉振與集註不同集註幷八音而論其偏全（獨奏一音自爲始終譬三子之偏 幷奏八音金始玉終譬孔子之全）此書就一音而論其偏全（金聲之清濁洪纖皆備而玉振其聲之全譬孔子金聲之不能全備而

玉振其聲之關譬三子

溫公疑孟辨湍水生之謂性二章曰此二章某未甚曉隱之之辨亦有未明處按此所謂未曉者若謂溫公說則溫公之說其大指以性爲有善惡而與孟子性善相反無不可曉者矣若謂孟子說則集註論之亦詳矣竊考先生論性之說蓋有前後之不同而此則恐是初年之說也先生初年以人物之性謂無差別（見答胡廣仲徐元聘書論胡子知言性處）而孟子此二章內言性前獨言人而不及物後又以犬牛人性爲不同分明以差別言之故先生以爲疑而又不可以孟子此章之

註告子下疑脫篇字

指謂非論人之本性故以爲未甚曉盖萬物之性推原其本而專言理則固未嘗有差别如先生說矣然自其人物禀受者而言則人之禀性大全與物不同而其在人則又無不同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者也見告子集註 告子以人物得氣以生之同者爲性而不知人物禀性之不同故孟子以犬牛人性告之後人又以其在人氣禀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其所得之理皆同故程子以性卽理也明之盖孟程之言性或以爲異或以爲同若不相濟也而其指實同條而共貫也先生此時見處未免小偏故以孟

子說爲疑孟子言性之在人物者不同程子言性之在人物者同然孟子言人無有不善則固已言在人之同者矣同則可見其爲理而非氣也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而程子始言之孟子言犬牛人性之不同而犬牛人性之不同實由於其形氣之不同則孟子亦未嘗不言其氣質也然則孟子說中實已皆包程子說意而後人不能察識故程子不得已而索言之於此亦可見聖賢相傳之一致矣

貴戚之卿易位章辨隱之以三仁之不能行易位之事爲有關於義此固非矣然先生以爲不期於同則恐尤未安君子之行固不期於同而亦不期於不同若不期於同而期於不同則是亦私意也何足以爲仁力可行矣而不肯行之坐視宗國之亡而不恤則又安得以稱仁哉集註權力之說正得其實此與集

註說不同蓋非定論也
食色性也章子蒙錄曰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
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此段全不成說必是有脫
誤處
性無善無不善章植錄曰穀之生是性發而萌芽是
情按穀之生是性卽告子生之謂性也記錄恐有誤
廣錄曰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
有後來荀揚許多議論出謨錄曰孟子辨告子生之
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按謂之不說氣者只就人分
上言之孟子只論人性之善而未嘗言其有氣禀未善

惡之不同矣謂之亦說氣者幷人物言之孟子亦言其犬牛人性之不同矣蓋人性皆善理之同也人物不同氣之異也故孟子之言性就人言則專是說理幷物言則又不能遺其氣也此先生之論各有所指而非孟子之言性眞有不同者矣

又按謨錄說又與生之謂性集註說不同自其人性之貴於物而言則謂之性無不善自其人物之性之異而言則謂之氣質之性善本於理故言善則以理言之異生於氣故言異則以氣質言之只一性也而所就而言之有不同耳余嘗論五常之性對太極渾

然之體而言則爲氣質之性各指其氣之理故有五者之分對氣稟善惡之性而言則爲本然之性亦不雜乎其氣而言故純善無惡雖敢如此道常有惶恐不自安之意今見先生論此一性亦有或理或氣之不同如此槩亦如愚說之意也得是說爲據庶或免於無稽之罪耶

僴錄曰二之則不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小註嘗錄云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按以二之一句爲重釋上兩句之意語涉重複恐不如近思錄葉註之說程子之意恐是謂論性不論氣不可也論氣不論性不可也雖幷論性氣而分而二之亦不可也

云爾論性不論氣孟子是也論氣不論性荀揚是也二之不是如後世亙發之論是也若以二之不是爲釋上兩句則是幷與孟子而爲不是也孟子之說謂之不備則可也直謂之不是則恐未可也

答何叔京論好是懿德曰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按心包衆善故云無對事各有善故云有對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又曰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旣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按此書所論無對之善與答胡廣仲書及論性答藁後記辨胡氏性善之善不與惡對之說不同而其論可欲與

若情皆與集註不同則盖是初年說也語固有未精者然其以善根之發爲無對者其意盖與惟義無對惟道無對之說同非如胡氏之說也胡氏論性以爲善不足以言性而以性善之善爲贊美之辭故謂不與惡對非謂包衆善而無對如先生之意也義固與不義對道固與非道對而謂之無對者盖謂事之宜無非是義物之理無非是道更別無善與理可與此義與道爲對故謂之無對非謂義不可與不義對道不可與非道對也善根無對之說其意盖亦如此惟在人活看得之不可遽以爲非也先生答萬正淳書曰明道先生曰義無對答胡廣仲書曰惟道無對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

富歲子弟多賴章賀孫錄或問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者何也曰口耳目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由是而已按由是之由與猶通言心之有昏明清濁猶口耳目之有昏明清濁也若曰心之昏明清濁由於口耳目之昏明清濁則是將易牙師曠之心又皆最清而爲聖爲賢矣據此則今之謂心之氣質人人本皆清粹被了口耳目之氣來昏他而始有昏者尤見其非矣大全答朱飛卿書與此錄同而由字改作猶字矣

答游誠之曰孟子只言操存捨亾而不言覺存昧亾
按此非謂覺非存而昧非亾也盖操則覺而存捨則
昧而亾得失之機在於操捨而不在於覺昧故孟子
之言如此云耳
答李晦叔曰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
了晦叔再問竊謂心之存亾出入特繫於人之操捨
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先
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煇久而未諭先生之意正
是爲已存者說若心不能無放者固不可不操答曰
只此操時當處便存按晦叔所疑正在於操字已多

而先生此答還又說操字却與晦叔之問似不相著歷先生所答章季思書曰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多了卽有餘之意也據此則此所謂操字多了者亦只是有餘之意實與語類說求放心求字剩了之意不同而晦叔錯認爲剩了之意而再問故先生再答還復說操字而不諱操字其所謂當處便存卽前所謂已是多了之意也又按晦叔所引東萊說以操存收斂作兩句對說而有若各致其功者然故先生答謂只一操字已是有餘不須更著他語云也晦叔言聖人則不操而存對衆人言固如此然聖人分上亦未嘗無此工夫詩稱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

也但其所以操之者與學者不同耳先生答萬正淳書亦言聖人有戒懼惕厲之心答何叔京書曰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而存之此亦以聖人對衆人而言故其言如此耳

夜氣章寓錄一條專主夜氣之存與他所錄主良心之存者不同當是誤錄

賀孫錄問良心與氣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竟以心爲主曰主漸盛則客漸衰主漸衰則客漸盛云云賀孫又云若是客勝得主畢竟主先有病按此以論血氣義理之勝負則可也以之論良心夜氣則不可良心存則夜氣益清夜氣清則良心愈存心放而氣必昏氣薄而心愈亾其消長盛衰

未嘗不相須也浩氣之與道義亦然此段恐非正論夜氣也

求放心章賀孫錄問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却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生出來夜氣章升卿錄曰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此章賀孫別錄又曰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收回來按此錄與他錄不同可疑孔子分明言出入無時所謂出入者只是一心非出別有一心入別有一心也入不

欲一作謂

是出者則不成說入矣孟子分明言求其放心所欲求之者卽其所放之心非所放之外別有一心可求也程子之說意尤明白恐難遷就爲說然其意亦以其放而復收故謂之反復入身來非謂放而出者眞出在身外而今却收入身內也盖此心不知不覺忽然放去又忽然覺得則便在此矣其放其覺其存只此一心非放是一心覺是一心存又是一心也若曰已放之心不復收回而更別有心存之則是放與存各是一心孟子卽不須說求字矣先生此說盖言心非實有一物出入身之內外者而記者過之耳集註

只載程子說當以集註爲正陽氣之在天地往過來續逐歲常新心之在人昨日今日只是一箇恐亦不可相準夫以善端之復比天地之復蓋亦只取其意義氣象之相類耳心之酬酢事物萬變不窮可比天地生生之道氣之喘息呼吸日夜生息可比天地生生之氣○人只有一心放而自覺其放則存矣非已放者之外別有一心覺而存矣○復齋記曰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與賀孫錄同○更詳先生之意蓋以念之前後而言非言此心之全體也蓋謂放而出者是前念之已過覺而存者是後念之方生非是追回過去之念以爲方生之念也云爾據賀孫後錄渾水之譬可見其意矣出入之說又見夜氣章或問

潘子善問孔子欲以微罪行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耶答曰自謂與集註不同

答張敬夫曰盡心云云學至於此則知性云云以知性爲在盡心之後與集註不同答黃子耕問目以盡心爲意誠之事答朱飛卿書以爲後來思之只是知至之事當更尋舊說集註改從舊說先生歸仁知至盡心之說三易其說而及其定論皆從初說此蓋明道再數廊柱之誤而說經之難乃如是夫答黃書乃在壬子年中又是先生晩年也原書中投劾辭免卜葬未遂皆是壬子年中事也

盡心章砥錄曰某前以孟子盡心爲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按集註用前說當以集註爲正盡心知性知天與存心養性事天句句對說物格而後知至故知性以盡其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存

心以養其性上文專以知言下文專以行言不應盡
心知性又分作知行
倪錄曰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之
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按立
命一句本以結上辭恐當曰夭壽不貳是盡心知性
之力修身以俟之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是知
天事天之至處末句通下章别是一義集註已言之
莫非命也章恪錄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
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按有以致之而得禍者
在天爲正命在人爲非正命也無以致之而得禍者

在人爲正命而在天爲非正命也此錄與下所錄數段不同恐是誤錄無以致之而得禍者即所謂人所爲於天地者

答孫敬甫曰若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與集註不同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皆莫之致而至者非自我有失而致之則莫非正命也

舜居溪山章道夫錄問學者未有聞見之時莫須用持守而不可放逸否曰纔知能持守已自是聞善言見善行了按或問於程子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或又問程子曰鷄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此問者之意

盖與程門問者之意同而先生所答却與程子不同有未敢曉者聞善言見善行固當持守而不失未有聞見之時先自居敬而持守亦當如程子之說問者旣舉未有聞見之時則其意同於程門問者可見耳

答潘子善論飢者甘食章曰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盖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爲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集註用前說答子善二條皆與集註不同而原書有季通遠謫之語集註修改晚歲猶不住此可見矣

答張敬夫論惡知其非有也其說三變而最後改從

前說

答何叔京論躍如也以爲形容懸解頓進之意與集註不同

盡信書章賀孫錄曰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乃商人也按殺之者雖是商人亦豈有平地流血作波道漂杵之理也決是史臣之過語也

命也有性焉章銖錄近下一截曰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

禮之於賓主如子敎以孟子爲簡知之於賢者如晏

嬰知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所稟有厚薄而所遇

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小註

云仁之於父子以下與集註不同讀者詳之按此言

命雖專以氣言其義亦有兩般所稟於己之有好不

好所遇於人之有幸不幸是也須兼兩義言之方備

如瞽瞍之不慈商均之不肖是所稟之不好也舜之

遇瞽瞍之父商均之子是所遇之不幸也然所遇之

幸不幸實亦由於所稟之好不好也舜之所遇不幸

乃由於瞽瞍商均所稟之不好而舜亦自於父子之

間所稟之命不好故所遇有不幸耳所稟所遇雖是兩般本之則一也故此錄上言淸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深所遇之有應不應皆由厚薄淸濁之分不同其下自聖人之於天道至所造有淺深是說所造之淺深由於所稟之淸濁自仁之於父子至所遇有應不應是說所遇之應不應由於所稟之厚薄是皆兼所稟所遇言之而又以所稟所遇合而一之也集註雖專以所稟言之然實亦包所遇之義在其中故此下祖道錄祖道曰伯豐擧錢文季之說大槩言命處只將爲所稟之命莫是偏了曰此說亦是

集註中舉横渠說云以晏子之賢而不識孔子豈非命也已有此意了據此則集註之兼所遇而言亦可見矣小註謂與集註不同者蓋未詳集註之意耳聖人之於天道一段以所稟於已者而言仁之於父子一段以所遇於人者而言而下段又合所稟所遇而一之也

答張敬夫論可欲之善以爲善幾與集註不同初說又見答程允夫何叔京馮作肅王子合何倅書〇定論又見答張敬夫書

答張敬夫書以可欲之善爲善端固是初說也又以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與惻隱之心同屬可欲之善蓋以厭然爲媿恥之心與章句不同

繫辭天數地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本義相得之說與啓蒙不同當以啓蒙爲正

繫辭本義曰陰變爲陽陽化爲陰又曰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前以變屬陰化屬陽後以變屬陽化屬陰何也蓋變有頭面可見化無痕迹可尋陰之變陽自無而入有故謂之變陽之變陰自有而入無故謂之化變有剛急底意化有柔緩底意陽之生物常主於剛急故謂之變陰之生物常主於柔緩故謂之化前以二氣相推而言後以二氣

同功而言也陽之生物常先而陰之生物常後一二先而一四後也陽之成物常剛而陰之成物常柔火金剛而水木柔也

與郭沖晦曰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按此只言其河圖中亦具四象之位數也非謂一與六爲老陽二與七爲小陰云也與下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之說不同盖合含二字義不同合以配偶而言二老二少之相合也含以自具而言各象位數之相含也

答郭沖晦曰河圖洛書以大全之文詳之河圖洛書盖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幷出焉此與

啓蒙說不同

答蔡季通曰七八九六之說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卽老兄所謂洛書者又書曰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按先生此時盖以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矣

答方伯謨曰今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乃是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爲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按啓蒙取此說而又推七八之自九六而來者

董叔重問目中有以五行生成之數爲四象位數以

感通者爲有馳肆之病者皆誤先生答之槩許其是而不辨其失恐是偶失照勘也寂然者木石而已云者亦有可商寂字淺言之則凡有思慮未萌之時皆是也深言之則非至虛至靜不昏不昧之時則不可謂之寂也是雖有淺深言之不同要皆衆人亦皆有此時節至於感通則感雖聖凡皆同而通則非聖人不能也一事之通衆人固亦有之而通字本以通天下之故言之則非聖人不能當之也如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一事之和衆人亦有之但下一皆字則非常人所能當也

答柯國材論易卦次序語意不明又與本義啓蒙不同書中有武學待闕延平逝去之語而武學之除延

平之喪皆在癸未則蓋是初年說也

答蔡季通曰文王八卦若以卦畫言之震以一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而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居中故相對巽以一陰居下艮以一陽居上故相對乾純陽坤純陰故相對此亦是一說但不知何故四隅之卦却如此相對耳此圖是說不得也按乾之與坤巽之與艮皆隔一卦不成相對先生固亦疑之啓蒙不見此說蓋棄不取也玉齋胡氏論震兌橫六卦縱之義依此爲說蓋未考耳

答王子合論易卦謂文王重易又謂邵說近於傅會

穿鑿謂說卦卦位不必強通蓋是初年說也
答林正卿曰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辭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無所考但旣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按先生答王子合葉彥忠論重卦皆以爲文王事此書獨以爲伏羲事前書言季通謫居後書又言季通云亾而季通丁巳被謫戊午亾則此書要亦不出丁巳戊午間矣當以此書所言爲正大抵此等疑辭之辨惟在質之於義理之當否與證左之有無耳此書中耒耜市井之

取義可爲證左之一端而其曰既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云者亦義理之可推而知者也又按啓蒙引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之說則文王之前已有六十四卦其有證左至明白矣伏羲畫卦自一畫始生逐旋加倍以至生滿六畫瀵瀉而出自住不得則豈應伏羲纔畫到三畫而止至文王方見其使不得又旋添畫到六畫耶此又義理之必不然也（潘子善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及辭何以定吉凶答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原書言辭職告老皆未報可兩事之請皆在乙卯矣）

答王子合曰乾知大始說者多爲主宰之論似若微

易疑衍

妙而反粗淺若如此則乾與大始各是一物而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只以當字釋之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也董叔重問乾以易知知猶主也如郡縣之知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答曰文義亦得之按後說與本義同當以本義爲正答呂子約書又與子合書同

答林熈之論易德不孤以爲與物同之意與本義不同定論又見答方賓王曾擇之書

答程可久論貞屯悔豫皆八以爲連得兩卦皆不値變爻又論艮之八以爲遇艮卦之六爻不變皆與啓

蒙不同

潘子善問習坎程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生是也今曰始於中如何答曰氣自下而上爲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亦不可相雜按下自地下上至天上分爲六層陰陽之氣皆生自地下上極于天此震巽復姤之說也地居天之中地之裏面最深處自其外上下四旁推入內正中處又爲地之中陰陽之生皆始於此漸漸向外放出去充滿周遍於地之上下四旁六面之外以極乎天之上下四旁非獨上升一路而已也此坎離之說

也（天地之上下四旁皆陰而地之裏面最淺處一陽始生卽坎之象天地之上下四旁皆陽而地之裏面最淺處一陰始生卽離之象）所謂兩說各有所主者也然前說只就地上一面人所見處言之故曰自下而上若其氣之生出實然之理則只如後說耳易卦又以下爲內上爲外若以內外言之則震巽復姤之義又未嘗不與坎離之說相通矣然則先生所謂不可相雜者姑指其兩說不同處而言耳

潘子善問夬象居德則忌答曰未詳本義亦云未詳

按夬有潰決之義象曰施祿及下盖取潰決之意也至於居德則主於蓄聚意與潰決相反故曰居德則

忌忌忌惡也言忌其潰決也如此解之未知如何

答孫季和論書小序曰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爲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按此書盖辨書序之非孔子書而以序卦證古書之多此體非幷以序卦爲非孔子書也此書在本義啓蒙旣成之後書中云讀此書嘗有私記即指本義及長子塾死後書中云歸來悲冗即指長子塾死後自臨漳解歸治喪葬也則盖是晚年作不應復與本義不同矣本義篇題言孔子所作之傳十篇云云盖彖象繫各上下傳合爲六篇幷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篇所謂十翼也

答呂子約曰以無思無爲爲說心而不及性不知心

性兩字是一物耶兩物耶按此言心性爲一物也心性是兩物而此謂一物者盖爲子約言心而不知性在其中故知此言之耳非謂心性眞無別也(心性固是二物而以其不相離故謂之一物亦得)

精變神說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以本義考之幾字當作精字

寂感說味其語意似是中和舊說

蘇氏易解辨曰降者謂之鬼游者謂之神與本義不同(論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答許順之論窮理盡性幷以爲知之事與本義不同

答劉君房曰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摸印有誤觀覽按書中有僞學見識之語此書蓋是晩年所答也此後本義更修與否又無可考耳本義中天地之數五位相得之說乾坤三索揲蓍之說皆與啓蒙不同而啓蒙之成後於本義蓋此二說之誤改正於啓蒙而於本義則未及修改耳以此推之則本本義之書恐終未及再修耳

答呂子約曰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看否幸試考之四言數章似是指五贊據此則啓蒙本載五贊今本不載恐此非箋註之體故先生嫌以作者自居而還去之耶

答孫敬甫曰易傳易傳卽指本義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

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云云而其下又有僞學禁嚴之語盖與所荅君房書一時作也盖本義釋經只提其綱要而略於微細且其立辭甚簡欠於詳說故雖以此謂之未成書而先生又自以爲不能復進而欲傳之人則其義理之無可疑亦可見矣且其中五位相得乾坤三索之說旣已改正於啓蒙而三索之說又與門人屢言其非則他無如是者盖皆是正論也讀者不可㒷以爲未成書而輕有所疑也大抵易之爲書在諸經中最爲簡奥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皆同故本義立文亦以簡要爲主要以

無改於經文舊例初非不甚用意而偶爾疎略者也
學者亦不可以不知此意也
易綱領淵錄曰老陽老陰交而生艮兌少陽少陰交
而生震巽離坎不交各得本畫按震巽離坎四卦之
序恐是板本差互當作交而生離坎震巽不交其下
離坎之交當作震巽之交便生震巽當作便生離坎
乾坤不交坎離再交震巽艮兌一交
驤錄曰坤復之間乃無極按無極解同濂溪無極恐
非康節意啓蒙劄疑中已論此意
銖錄問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

註淵一作僩

不可攷賀孫錄曰爻之進退如剝復之類形之肖似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卽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當以賀孫錄爲正

方子錄曰巽離兌乾之所索乎坤者震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本義揲蓍之說恐不須恁地(說卦門淵錄同)按啓蒙已改正如此

賀孫錄曰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未有文字又錄曰伏羲畫八卦文王衍六十四卦(此見訓門人)按當以前錄爲正然一人所錄前後不同如此則先生所見有初晩之異門人記錄有得失之殊蓋可見矣(上銖錄學)

履錄大全答林正卿書與賀孫前錄同上廣錄大全答王子合續集答葉彦忠書與賀孫後錄同

淵錄曰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按此與本義所謂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者不同當以本義爲正

乾卦淵錄曰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字裹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又曰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按天道之有元亨利貞人性之有仁義禮智以全體言則渾然無先後以分段言則秩然有次

亭兩說相通（此意已詳見上論仁義禮智信條）

仁義禮智門銖錄曰貞如板築之有幹又曰貞者事之楨幹（又見易乾卦銖錄）按楨築墻兩頭橫木幹築墻兩旁夾木也其釋幹字與本義說不同（答范伯崇書論幹字與銖錄同）

書

堯典註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東西二字恐差互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宋時日在斗昏中壁斗在虛西日躔古虛而今斗則是自東而西也昴在壁東昏中古昴而今壁則是自西而東也（今之壁退居古之昴地則是自西而東也）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故其行常舒緩而不及

積之漸退而東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其行常縮急而踰之積之漸進而西譬如地遠則步舒而行蹙地近則步蹙而行豁也蓋天與日之行過者常進而西不及者常退而東此其大槩也天之行本過於日日之行本不及於天故在一歲之內則天常進而西日常退而東過者行遠而常患於不足不及者行近而反覺其有餘行之不足故積而成不及行之有餘故積而成過故在一元之內則天反退而東歲反進而西矣過者常患於不足不及者反覺其有餘天道猶然況於人乎此非知道者不能知也

雜著策問一條曰書稱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說者以爲百官族姓云爾與書註不同定論又見答潘子善書

答鄭景望論象刑以眚災肆赦爲專爲輕刑說與象刑說及舜典註不同書傳之集在戊午之歲當以書註爲正

論人心道心以人心爲私欲道心爲天理者初說也見答張敬夫書以人心屬之形氣道心屬之性命而人心兼有善惡道心純善無惡者後說也見中庸序文及語類中庸門

答張敬夫曰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捨而亡然未嘗少損接惟微之本體上

下恐脫雖操而存一句

答程允夫曰心固未嘗亾但人捨之則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按當初帝舜之言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各以其本來體段而言也非指其捨亾者而謂之惟微也退溪以此書收入於節要中未知何見退溪又以答李通書先生自以爲未瑩者收入於節要而答子上書最後定論則不爲收入亦未知何意也

答呂子約曰操捨存亾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按先生所與張敬夫問答

三書皆以人心爲私欲而有曰卽人心而識道心又曰存亾出入固人心也而道心之微初不外此此蓋以存亾出入爲人心私欲而存亾出入之中天理存焉者爲道心也其以存亾出入幷爲私欲者蓋以營爲謀慮一毫把捉者爲私欲而操存亦涉營爲把捉故也觀其以從容中道爲道心惟精惟一爲未離人心則可見矣呂書之說蓋與此一意也然其答許順之書以操而存者爲道心捨而亾者爲人心則又與此不同矣蓋先生論人心道心前以天理人欲言之後以形氣性命言之者乃其不同之大端也於此二

端之中又各有不同而分爲四端張呂二書以存亾出入幷爲人心許書以操存捨亾分爲人心道心此前之有不同也其答蔡季通鄭子上書皆以形氣性命爲言而蔡書猶有未瑩未若鄭書之爲直截明白則此又後之有不同也先生於此蓋屢易其說而後定學者必深考乎此然後方知先生入道次第而又有以見良工獨苦之心矣按張呂二書亦微有不同張書則於捨亾處亦言道心而呂書則只於操存處言之此其微有不同而卽其所言之不一可知其所見之非眞矣○呂書中有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之語蓋是一時所作矣

答蔡季通論人心道心書驟看似以人心爲氣發道

心爲理發故後來爲理氣互發之論者尤以此書爲左契然細考之則實不然其論人心曰主於形而有質曰私而或不善蓋皆指耳目口體而言也何者謂之形則耳目口體之形可謂之形而心上發出之氣不可謂之形也謂之私則耳目口體之形可謂之私而心上發出之氣不可謂之私也蓋以仁義禮智之理與耳目口體之形對言而曰此公而無不善故其發皆天理彼私而或不善故其發皆人欲云云也此所謂析言之也非以心中所具之理氣析言之而謂人心從氣而發道心從理而發也下文所謂清明純

粹不隔乎理者亦指耳目口體之形氣而言也耳目口體之氣或有時而淸明純粹則視自然明聽自然聰四體自然收束不惰此所謂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者也飮食男女本乎天理則人心之發亦莫非性命之所行而但爲發於吾身之私者故易隔乎理而不得其正耳幸而耳目口體之氣亦有淸明純粹之時則雖其發於私者亦自能得正而天理不爲所隔矣先生之指只如此而已若是指心之發處則淸明純粹者旣皆屬乎人心而不可認以爲道心矣彼道心之發又是何氣也大抵情之原於性而發於心者

無論四七人道只是一般而其所以有此人心者由其有耳目口體之形故謂之發於形氣耳目口體之氣或有清明純粹之時則其視聽食息之欲亦皆自然得正故謂之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也其以此爲心之發處主理主氣之證者蓋皆誤認也余舊看此書亦不解其指遂妄疑其初年未定之論而庸序之述亦或有前後本也偶與季明論此季明之言如此方覺其前見之粗謬而渙然無疑於先生之指矣

答蔡季通論人心道心之說舊嘗疑其有二歧之嫌然其書乃在中庸序文既述之後則又似是晩年所

論強爲之解而終涉齟齬未見其有浹洽之意則又
疑庸齋之述亦有前後之異而此書終不得爲定論
矣後見先生答鄭子上書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
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昨答季通書語却未瑩
不足據以爲說據此則先生果自以答蔡書爲未是
矣子上又問曰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於形氣道心
本於性命而答季通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說
却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云云先生又答曰中
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錄去據此則中庸序果亦有前
後本之不同矣若非子上之屢有問辨答蔡一書幾

爲千古之疑案矣盖先生所論人心道心屢易其說始以爲天理人欲中雖改之而答蔡書又未免有二歧之嫌末乃以爲一心之靈有覺於理覺於欲之分而其論始定矣以先生高明特達之見猶未能一覷覷到眞源有此見解之屢易則義理之難精也有如是夫已酉十月十一日書（覺於欲欲字與孟子寡欲之欲同非私欲之欲也）

又按答蔡書先生自註曰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先生說止此）盖以善與中對言則

或有精粗之分而善不足以盡中矣如中庸章句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量度以取中是也若單言一字則其義相該而又不可分矣大學止至善書之執中是也且惟精所以審察乎善不善之分惟一所以主於善而不貳於不善二者皆所以求得夫中而執之者也此註既分善與中爲二又以精一執中分爲善與中兩地頭之事已甚未安而其以精一幷屬審察善惡與壬午封事以精一屬格致執中屬誠正者同則此書之非定論又可見矣壬午封事先生三十三歲時作

又按答蔡書雖不得爲定論然其指亦非直以人心

爲發於氣道心爲發於理也但其立語未瑩易使人錯看耳
陳安卿問生於形氣之私答曰如飢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按後人以人心道心分屬理氣之發而推以及於四端七情者無他也只因此形氣二字滾合心之氣看故也
先生於此自解形氣之說只以爲血氣形體而不復兼心志爲言則其所謂生於形氣者非謂發於心之氣而與性命之理分對出來者多少分明矣此書之指既如此則互發之說益見其無根據矣答李堯卿

書說及安卿而曰區區南官只喜爲吾道得此人南官盖指庚戌赴任漳州而安卿卽漳州人也據此則安卿問答皆在庚戌以後最爲先生晩年時也此書當與答黃子耕書參看

答黃子耕問目曰盖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飮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渾是道心也按此是定論也又可以見理氣之無互發也在聖人分上人心渾是道心而更無分別則這處何以分得理發氣發耶凡情之發皆氣發理乘而惡者氣爲主而發善者理爲主而發聖人

人心渾是道心則是皆理爲主而發又何以見其爲氣之發耶大抵人心道心之有別只是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之有別也心之所感於外者有食色道義之不同故其應之於內者有人心道心之二名如四端之情其所感於外者不同故其應之於內者亦不同（如赤子入井之事感之則惻隱之心形焉過廟過朝之事感之則恭敬之心形焉）是豈於四者之發處乃有或理或氣之不同者耶知此則可知人心道心之發亦如此知人心道心之發則又可知四端七情之發亦如此矣但心之感於食色而發者其欲皆切於吾身而又是私而不公者故易

流於惡此所以謂之危而不可緩於克治者也此條與上條同時所答

大禹謨人心道心章僩錄曰如喜怒人心也按以全文考之則其意蓋曰如以喜怒言則喜怒人心也喜怒之得當處是道心云也蓋人心亦不外於七情故如此言之而只以明人心道心之無二心也非謂七情之不屬食色者亦皆爲人心也看下一如字可見矣後之學者誤認此語遂以四端七情分屬人心道心則誤矣

節錄曰道心人心之理按此亦言人心之合義理處

是道心云也非以人心道心分作道器也記錄固欠分明而學者又多不察遂以人心爲道心之器道心爲人心之理則尤誤矣

從周錄曰某說道心寂然不動者也人心感而遂通者也先生曰恁地則人心道心不明白撥心一也而有二名者其分只在人道二字人以人身言道以道理言因其有人身而食色之心發焉故以此爲人心由其有道理而道義之心發焉故以此爲道心先生以形氣性命釋人心道心者蓋就人道二字上發其義耳某以寂爲道心感爲人心則人道二字果有寂

感之義耶故曰不明白羅整菴人心道心說與此或
者之說同盖是朱門已棄之論矣
辛丑延和奏劄論人心道心以爲天理人欲戊申延
和奏劄所論亦與此同此皆先生晩年所言非是與
初年所見同也盖人欲萬端皆本於人心而人心畢
竟是屬人欲邊事則合而言之固無害矣況聖人以
外人心之發尠不流於人欲其與人主言者尤當以
克治爲主此其先生微意之所在歟
趙師夏誠幾圖說曰道心之發而天理之流行云云
人心之發而私欲之流行云云按趙之及門最晩而

先生以其人心私欲之說爲是恐偶未察耳

壬午封事以精一屬格致執中屬誠正與書註庸序
不同

戊申延和第一劄曰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其
釋湯誥之言與蔡傳不同蔡傳曰順其自然固有常
性矣順之而後有性則性非固有矣且謂順之者爲
誰也謂天順之則天與自然爲二矣謂人順之則未
有此性先有此人而順之而後有性也皆不得通矣
先生所謂若其有常之性雖於義理無害恐亦非文
義若字恐只當作虛字說大學傳引秦誓曰若有一

个臣成湯所言恐亦只此一般辭也語類中庸首章夔孫錄曰或以率性爲順性命之理則爲道如此却是道因人方有也此可證蔡傳之誤道不可謂因人做而有則性其可謂因人做而有乎

潘子善問王惟庸罔念聞諸家皆於庸字絶句竊謂只作一句讀庸訓用如王庸作書之庸答曰六字一句與集傳不同恐當以集傳爲正

答石子重論協于克一以一爲一其心與書註不同一當以理言

答徐元聘論伊川謂無觀政事與范伯崇書不同武王實有觀政事則當以范書爲正而其論文武之心則同矣

皇極辨大義與書註無異而字句之解往往有異同細考之書註似皆得正皇極辨後記作於慶元丙辰書集傳在於戊午年譜曰集傳數篇及親藁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沉俾足成之洪範之書皇極之義尤是書中大義則其所異同於前說者必是先生親授口訣也蔡氏定不敢以已意輒改先生之說也然二典禹謨註先生之所親自定著而人心道心之說又是傳授心法大訓至訣則其所爲說必已極其秤量不應容有改動矣今蔡傳頗有所刪改於先生之說而其所改下語處又不若舊說之渾全的

確無有罅隙生於形氣生字改作發貸啓後世二歧之差而以易私難分解危字又不若
易動難反之爲尤切於危字義耳此則蔡氏之所自改而非先生口
訣也此蓋蔡氏自於人心道心之義見有未到故仍
其舊說略加點竄而不覺其有差於毫釐之間耳非
知洪範之說顯有彼此之不同也一則以爲先生之
口授一則以爲蔡氏之所改皆無他證左之可據只
爲取質於義理之極處此等取捨惟在讀者之自辨
自知耳朱子本註曰生於形氣之私生字與發字義不同謂之私則其指耳目口體亦明矣曰人
心易動而難反義理難明而易昧對義理而言則當曰形氣而若曰形氣易動則嫌於形氣之自動而屬
於心矣對人心而言則當曰道心而必曰義理者道心之微本由於義理之難明故耳又答陳安卿問生

於形氣之私曰飢飽寒煥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其釋生字私字形氣字之義至爲明白尤見其不可移動一字也蔡氏以生字改作發字而又刪去私字蓋未諭乎此矣

金縢不辟之說答徐元聘何叔京董叔重書皆從古註孔氏說以辟爲致辟之辟答蔡仲默書從詩傳馬鄭說以辟爲避蔡書乃在書說相託之後固是晩年事書中又言向答叔重書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云云則蔡書之爲最後定論無可疑矣但書傳之集乃在戊午之歲而金縢說以辟爲致辟此却可疑然細考其文文字體段訓詁義例與他篇終不類分明是各體文字而非一時所修也[illegible]其此說之作

當與徐何諸書同時而後人只從其門類同編於此耳書說相託在慶元己未見書傳蔡序

潘子善問書顧命奠麗答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與集傳不同

顧命康王之誥道夫錄曰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答潘子善書又以康王事爲是而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按二說不同而蔡傳著蘇氏說蓋從語類說也然據當時事體推之則潘書恐爲得之召公畢公俱以大賢又年老更事

多不應於此大禮做錯且武王崩成王立想必有周公已行之禮傳之爲法周公不應有失召公亦必不敢有改於周公之禮矣傳國大事苟有所失孔子不應取之雖或取之亦必有以使後人知之如論武之未盡善魯之郊禘非禮者矣豈徒昧然取之以誤後人哉然則孔子之取之者恐是召公之禮本自無失耳春秋門賀孫錄與潘書同以蘇說爲未然○答黃商伯書亦以康王事爲是而其書乃在甲寅喪服劉子後書中所謂往時妄論郎指劉子事也道夫錄在己酉以後賀孫錄在辛亥以後皆在黃書之前○潘書是再答書說而前書言書說今再報云郎指此答也其書又言子約季通之死則蓋是戊午以後書也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四

天津圖

地